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四百四十七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瓆

謄録舉人臣陳煜

明文海卷四百四十七

餘姚黄宗羲編

墓文十九

名臣

平江伯壙誌　楊榮

公諱瑄字彦純姓陳氏世為廬州合肥人曽祖某祖某世積善父璋洪武間為四川成都右衛指揮同知茂著勲績既殁公襲其職以勞累陞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

督操舟師於龍江太宗文皇帝舉兵靖内難至江北公
知天命有歸即率舟師迎濟論功授奉翊運宣力武臣
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平江伯食禄一千石仍兼舊職賜
白金鈔幣給誥贈其曽祖祖考俱如公爵曽祖妣某氏
祖妣某氏母某氏俱夫人封其妻湯氏夫人永樂元年
奉命董海舟運糧百萬石給北京及遼東三年以舟師
建百萬倉於直沽遂築天津衛城四年復董海運遼東
回至沙門島值倭寇犯境追勦至金州白山島寇敗走

屢承命往福建緣海備倭寇聞公至匿不敢出十年復領海運以海道空闊舟行往往脏惑失據奏於太倉海口築土山高三十餘丈周十餘里為表識以便往來既成賜名寶山詔為立碑十一年築海門捍海堤岍已而朝議以海運艱險濬山東舊河通北京公奉敕於湖廣江西造舟二千餘艘以從河運公建議造平底淺舟時甚便之歲凡運三百餘萬石葢視海運加二倍焉又建議於淮安城北開清江浦河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清

河置四閘以免風濤及掣壩之艱又緣管家湖築堤十餘里畜水且便行者又於河畔置常盈倉五十座以貯江南歲運之糧徐州臨清通州亦各置倉貯所運糧儀真瓜州二壩潮港歲久淤塞咸疏濬之吕梁徐州三洪險峻數壞舟公請於水涸時鑿去傍石導水中流復置三閘蓄水往來便之又於沛縣南刁陽湖口置閘於濟寧北南旺湖築堤三十餘里以便挽舟慮舟膠淺則緣堤置舖夫專指示淺處自濟寧至臨清各置閘以時蓄

洩凡所經營具有條理仁宗皇帝嗣位首言經國利民七事協於宸衷降勅獎諭賜以鈔幣命其子孫世承伯爵皇上即位以公老成仍命總督漕運兼鎮淮安公益竭心效勞推其謀猷屢賜勅獎勞益讓運重事公任之既久積思彌深上益國家下便軍民以是簡在上心去年冬來朝備承嘉勞賜宴於禮部陛辭加賜以鈔至淮安疾作上聞之又賜勅勞諭命其子儀偕名醫往視已而少瘳踰月疾復作自知不可起封所佩漕運印及制

勑付其長子佐具奏遂卒宣德癸丑十月十一日也訃
聞上深悼歎輟朝一日追封為平江侯賜謚恭襄遣官
賜祭令有司治喪葬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應天府江
寧縣大山之原子男五人佐儼儀倫侃女三人長適豐
城侯李彬第二子方次適江陰衛指揮同知張瑛一尚
幼孫男二豫裸女七皆幼嗚呼公以明敏之識幹濟之
才遭遇聖明戮力效勞榮膺封爵光昭先世福及後嗣
而身歿之後隆被寵恩加封賜謚昭著史冊耿耿不磨

夫復何憾用書此納諸壙中以貽不朽云

故榮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少傅户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謚忠靖夏公墓誌銘 楊榮

國家當太平興盛之運必有股肱心膂之臣以謀猷輔相於其間而後克成治功故榮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少傅户部尚書夏公實其人焉公諱原吉字維喆其先自浙之會稽徙三衢五代時有諱膺者惡吳越虐政復自開化徙饒之德興祖希政仕元為湖廣行

省都事值兵亂死節家屬流寓沔岳間父時敏國
家以明經起爲湘陰教諭遂爲湘陰人曾祖復及
祖父皆以公推恩贈榮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少傅
户部尚書曾祖妣李氏贈夫人祖妣劉氏妣廖氏皆
加贈一品夫人公年十三而孤母太夫人守節自
誓辛勤訓誨俾務於學公祇服慈訓夙夜克勤
弱冠充縣生洪武庚午領湖廣鄉薦明年試禮部
弗偶入太學壬申授户部四川司之主事有能聲歲

戊寅陞戶部右侍郎太宗皇帝入正大統以公謹厚可任轉左侍郎尋陞尚書永樂癸未夏四月蘇松水患公承命往治既至詢衆議浚決壅滯水患以寧復請發粟三十餘萬石以賑饑民全活甚衆乙酉召還益見寵任己丑車駕廵狩北京公與扈從明年春三月太宗車駕北征令上以皇太孫留守北京承命輔導秋八月駕還以公克盡匡輔之職賜鞍馬楮幣羊酒以旌異之明年九載秩滿降勑奬諭錫宴於便殿既而承詔監修太祖

高皇帝實録既成賜綵幣衣鈔宴于禮部庚子以北京宮殿成奉勅名皇太子于南京既至賜以白金羊酒鞍馬辛丑太宗以前元餘黨未平復議征之公以邊儲未備被繫甲辰秋七月太宗賓天仁宗皇帝即位首釋公復其官賜冠帶衣服帷帳之屬公以母喪未終辭仁宗勉留之賜米四十斛鈔一萬胡椒二斛令家屬護喪以歸命有司治喪葬八月拜太子少傅户部尚書尋拜榮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少傅户部尚書給以銀章其文曰

繩愆糾繆凡朝政闕失民間利病切於時務欲有所言者輒用之密封以聞公由是屢有所陳多所裨益乙巳奉勅監修太宗實録是歲夏五月仁宗晏駕今上皇帝即位復承詔監修仁宗實録宣德戊申上以師保之重專職寅亮不煩以政事命輟户部之務日在左右討論至理以寧邦家公益竭乃心忠勤彌篤庚戌春正月壬戌進兩朝實録賜白金綵幣襲衣鞍馬戊寅錫宴于中府明旦入謝既退得微疾命家人具湯沐正襟端坐名

其弟及子告之曰吾以一介書生叨居重任愧無以報
國家言訖而終訃聞上為之嗟悼命有司製棺給賻物
追贈特進光禄大夫太師謚忠靖遣禮部尚書胡濙祭
之官其子瑄為尚寶司丞永蠲其家差役仍給舟車歸
其喪為造墳塋公生元至正丙午八月廿六日享年六
十有五配鄭氏賢而克相子男三人長玩早卒次即瑄
次瑾女一人善全適虞瑞故宗人府經歷暹之子也弟
原乾奉公柩歸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乃以戶

部員外郎惠政所為行狀請予銘予辱知於公最久且厚知公為悉其何敢辭惟公忠信和易喜怒勿形坦夷直諒無忤於物可謂寛仁厚德之君子矣歷事累朝洊膺寵眷信任益專叅决機務疑難之際往往一言而定卓然為國家輔弼之大臣是宜有銘銘曰

天啟皇明實生賢輔蚤孤而立發跡郎署貳卿之任邦計所司國有儲偫民無阻饑於赫太宗入正大統進公司徒益被恩寵東南諸郡洪水湯湯彼民其咨若昔懷

襄命公往治公如已溺寢食弗遑水患以息自公還朝信任益專扈從兩京厥聲隆然仁宗嗣位眷顧尤隆簡賢任舊爵位是崇進秩三孤公有重望在帝左右惟公寅亮今皇繼統舊德是資政務弗煩治道所資翼然在廷公尚弗耄遽茲遐逝帝用嗟悼豈爵美謚恩禮洊加既官厥嗣復卹其家恩榮終始惟公克稱允矣大臣永光休命湘江之陰有巋者墳後有求公視茲刻文

故資善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

士贈榮祿大夫少保謚文靖金公神道碑銘 楊榮

國家當太平熈洽之時必有忠謹淳實之臣論思獻納於其間而後克臻乎至治之盛故資善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金公實其人焉公諱善字幼孜世居臨江新淦之厚聚宋時有諱清者遷洪坑至十五世祖諱某者復自洪坑徙培山遂家焉曾祖德明祖仲卿皆以儒傳家父諱守正學問該博洪武初辟為郡學訓導嚴毅剛方人稱為雪崖先

生公生而秀拔不羣幼克勵志於學雪崖奇而教之及長遣從前進士聶鉉受春秋業成為邑庠生領鄉薦登洪武庚辰進士第擢户科給事中太宗皇帝即位首以文學薦入翰林改檢討命與解公縉胡公廣黄公淮胡公儼楊公士竒與榮凡七人同直内閣參掌機密不數月皆陞職公為侍講階承直郎明年蒙賜象笏幞頭公服尋賜二品織金衣寵任甚專仁宗皇帝在春宮侍臣進講經史公獨説春秋

詞嚴而理正遂承命作春秋要旨既進深協睿衷公嘗
病遣中官偕御醫往視及痊入朝慰勞甚至丁亥陞右
春坊右諭德乃兼侍講偕奉訓大夫今上皇帝為皇長
孫命宫僚兼職輔導賜勑獎諭公亦與焉己丑扈從來
北京庚寅從駕北征冬還南京辛卯詔重修太祖高皇
帝實録公與纂修壬辰命典文衡考試天下貢士號稱
得人既而余五人者蒙賜誥命公得推恩贈其父如公
職封母羅氏為太宜人贈妻孔氏為宜人癸巳復扈從

來北京甲午征西寇既還命儒臣纂修五經四書及性理大全書學士胡公與公及余實總其事書成重沐恩賚丙申陞翰林學士仍兼諭德階奉議大夫是冬還南京明年復護駕來北京戊戌實録上進錫宴於禮部有金織紗衣鈔幣之賜庚子陞文淵閣大學士仍兼翰林學士壬寅扈從北征軍行乏食偵知敵營尚遠公與余密疏軍中利病言之遂詔班師癸卯隨駕廵邊獲敵名王額森托噶以歸特蒙厚賚甲辰復從北征師還駐榆木

川太宗晏駕凡沐浴含斂及道路措置之儀公與余實與焉仁宗皇帝嗣位深加寵眷進户部右侍郎仍兼前二職令上正位東宫拜資善大夫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禮遇益厚凡法司論决重刑必命楊公與余及公同審録其中仲雪蓋多時賜大臣五人銀圖書其文曰繩愆糾繆以為政務或有闕失許用此密疏以聞公亦與焉當時榮之是冬奉命持節册趙王妃及封梁王明年洪熙改元命兼禮部尚書三俸俱支賜誥命贈公

父祖皆太子少保武英殿大學士祖妣為夫人加封母太夫人贈故妻劉封繼室屠皆夫人明年春公以母老首奏歸省仁宗可之命給驛以往賜賚甚厚皇上嗣位公丁内艱特詔起復命為總裁官纂修兩朝實録巳酉持節往寧夏册封安化真寧二王妃所過閲兵民休戚還奏上嘉納之庚戌兩朝實録成賜鞍馬白金文綺金織襲衣錫宴于中府是冬扈從廵邊至宣府而還明年秋疾作上命醫診視賜藥物至冬疾劇少傅楊公與余

往候問公言死無足惜但愧無以報朝廷益生民家人有請祈恩於神者公曰此君子所恥言及再有問竟不答卒之日實宣德辛亥十二月丁未也享年六十有四訃聞上為之嗟悼贈榮禄大夫少保謚文靖命有司製棺遣禮部尚書胡濙祭之給舟車歸其喪為造墳塋恩至厚矣其子昭伯將以某年某日葬公于某里某山之原而以碑銘為請余與公同年官處禁林三十餘年出則聯鑣入則同席雖親兄弟不過是也自公之歿痛傷

于懷弗能自釋銘奚可辭惟公孝友謙恭沉實和易樂善汎愛出乎天性其學問淹貫文章豐暢為人所愛重凡三扈從往來兩京五從北征沙漠執筆從事於行陣之間乘危涉險未嘗以勞勩為言其在朝廷動靜進止皆有常度論思獻納多所裨益是以歷事累朝洊膺寵任眷遇雖隆而自處益謙名其常燕休之所曰退菴可謂得大臣之體矣是宜樹碑墓道以垂不朽銘曰

天啓皇明文運昭宣輔贊至理必多俊賢顯顯金氏世業

以儒善積有源慶澤乃敷惟公之生天資挺秀羣經子史靡不博究即擢巍科給事廷陛太宗右文寵渥洊至擢寘禁林從容宥密克副淵衷屢進華秩于狩于征公罔不從恪勤夙夜不有其躬仁宗嗣位簡賢任舊爵位日崇寵眷彌厚皇上繼統倚毗益隆公未耄期遽以云終爰錫褒命贈官贈諡喪葬百需罔不具備恩榮終始惟公克全播美揚休孰與比肩高墳峩峩神道有石刻兹銘詩垂輝無極

故榮禄大夫少師兼吏部尚書贈特進光禄大夫

太師謚忠定蹇公神道碑銘 楊榮

天眷我皇明誕啟文明之運必篤生彌綸叅贊之臣相與協恭和衷用臻於至治揆之西蜀蹇公槩見之矣公世家重慶之巴邑曾祖繼祖祖均壽考源斌以公貴累贈封至榮禄大夫少師兼吏部尚書曾祖祖妣牟祖妣雍妣胡繼羅俱一品夫人公生而頴異首骨隆起風鑑者咸稱為國器及就學日記百言郡守貳奇之選補郡庠

生學業大進尋領鄉舉登洪武乙丑進士第授中書舍人初名瑢字宜之聞繼母喪請守制太祖高皇帝因問曰得非蹇叔之後乎公叩首不敢對帝嘉其篤實因更名曰義御書義字賜之建文時擢吏部右侍郎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轉左侍郎尋陞尚書永樂甲申兼詹事府詹事戊子命兼輔皇太孫己丑大駕廵幸北京留輔皇太子監國逮秩滿九載賜璽書宴勞之公為宮僚長皇太子禮遇尤厚少有疾輒遣人慰問嘗以公所居頗

隘特命有司增建廳事每遇節日必賜宴飲賦詩寵異之巳亥聞父喪上及皇太子皆遣祭復賜敎寛慰賻以白金襄事畢即命起復辛丑皇太子赴北京留公輔導皇太孫尋侍從至北京奉命廵撫畿内明年還京甲辰秋仁宗昭皇帝踐祚陞榮禄大夫少保兼吏部尚書食二俸踰月陞少傅兼官如故賜冠服象笏玉帶尋陞少師嘗賜繩愆糾繆銀章俾其有所匡正則封進之復賜銀印一文曰蹇忠貞印并璽書備言公忠勤之實以示

褒宣宗皇帝嗣統命監修兩朝實録宣德紀元扈駕征
武定州賜人口寶帶金銀文綺丁未扈從廵邊還上以公
春秋既高且師保職惟寅亮詔輟公吏部之務庚戌春
兩朝實録成賜鞍馬白金文綺先朝舊臣惟公為首上
深眷顧之嘗錫銀圖書忠厚寛宏賜甲第于文明門之
西北落成之日復賜宴器鈔幣凡節日遣中官賜宴于
家秩滿賜宴禮部降詔褒諭及公誕辰賜廐馬鈔幣今
皇帝即位賜賚特厚公有心疾至是復作上屢遣中官

及太醫院名醫往視之復賜羊酒及鈔以慰勉之明日疾劇公泣謂太監范安曰義起自布衣荷列聖擢用無所補報今皇帝新承大統又不獲效忠沒有遺恨第自今願率由太祖皇帝舊章庶幾天下生民受福復諭諸子孫和順孝敬恪遵法度遂卒時乙卯正月丁亥也訃聞上為悼念命有司治喪葬贈特進光禄大夫太師尚書如舊謚忠定官其長子英尚寶司丞屬以國有大事停祭百日後命禮部尚書胡濙諭祭之給舟車歸其喪公

生元至正癸卯十二月乙卯至是享年七十三配劉氏加
贈一品夫人繼張氏封一品夫人側室孔氏男四長即
英次芳芸荃女二適馬俊李誠英芳二女皆劉出芸孔
出荃張出洪熈時授尚寶司丞早卒孫男四霖震霑露
孫女一英奉柩將以某年某月某日祔葬鄉之先塋乃
列附三代并公歴履之詳徵予銘其墓道之碑惟公稟
含宏和厚之資出當重熈累洽之運追事列聖濟膺重
託獻納匡翼功在國家天錫之壽褎然為時元老益蜀

之山川清淑之氣鍾之哲人者自尹吉甫佐周宣致中興之盛曠世鮮有其儔若公之遭際事業聞望足以繼休聲於千載之下於乎盛哉予與相知既久故於英之請不辭謹摭其槩俾勒之石用垂不朽銘曰

天眷國家篤生才賢光輔至治夫豈偶然維公之生實鍾間氣時焉斯出遭遇盛世起自巍科寓跡鳳池擢貳天官銓衡攸司紀元永樂為天官卿繼兼宮僚薦荷寵榮洪熙更化倚注尤厚進秩三孤厥績斯茂迨及宣德寵優舊臣

不煩以政左右日親嘉謀嘉猷夙夕入告務底裨益孰曰言耄玉帶廐馬白金綵幣寵賚自天惟德之惠祇承聖皇嗣位之初惟恪惟勤一致是圖惟公在廷五十餘年恩榮終始孰與比肩蜀山蒼蒼川流洋洋公所存者山川之光

王儁伯墓表　吳寬

自元順帝嗣位其末世政益弛俗益壞天下悉變於詐而澆薄奢僭大抵與賈生之論秦者無異我太祖高皇

帝起而救之用重典以治頑民由舊政以修廢事一時口給心計號多才能雖多舉用輒見剪除其卒在位所以輔世而長民者莫非質直悃愊之人而天下之俗遂還於厚若故按察使其一人也公諱英字俊伯蘇之崑山人初從鄉校貢入太學以諸生選授監察御史久之高皇帝以公可用特命署都御史事而大書敦厚王英四字揭於殿柱以勵百官當時朝士以罪去者比比而憲臣尤甚公獨以秩滿陞刑部郎中俄出知寧海縣益欲

以民事試之也及太宗文皇帝嗣位知公名召還復郎中尋擢陝西按察使丁内艱服除改山西秩滿仍命治陜已而得代還行至泗州疾作而没享年六十三公立朝守正不阿旦夕兢兢謹畏每顧其妻子曰吾以身許國其勿以死生為意但吾獲死於正足矣乃絶不問家事而時具疏有所建白上知其忠直也多嘉納之然疏入輒毁其藁人不得而知也及長臬司務以簡静為治獄至而决雖不為强辯深文而巨奸宿蠹恐懼首服不

能隱其罪至待寮友和而正寛而有容凡所設施人皆取以為法固有千里外聞公之名而感慕者公平生不立聲譽居官凡四十年得其事行蓋若此然足以見公之為人矣王之先在宋有左朝請大夫葆以忠純文雅稱于時周益公實為文誌其墓子孫累世以儒素相承至公遭時始復仕公初娶何氏崑山令平之女繼娶閻氏子男三人曰寧曰安曰定女三人其一嫁同里朱輝孫男三人曰某早卒曰成憲曰成章曾孫男一人女一人

公歿於永樂二十年四月十九日以其年十月六日葬于馬鞍山先塋後六十餘年成憲官京師以予有鄉里斯文之好持公墓銘且別具行狀請予文表墓予觀國初多鉅人長者如漢之石建周仁張歐輩豈惟有益于時用能保其身全其家傳其子孫其淳厚之風遠矣公即其人逈去世已久凡與之處者猶不能忘故靖遠伯王公驥剛毅少容以與公舊寮也追念之不置嘗致手札問訊其妻子所以周卹之者甚厚葉文莊公於公為鄉

後輩拜公遺像贊之為名賢而至於今邑人尚能談其居鄉里時一二事曰公一日行道傍有負醝者擠公墮水中怡然攝衣而歸他日復遇于道其人知為公也棄所負而走公使人追還之常服入吳市門時適有韈禁門者執公為庶民宜有罰公笑曰吾官人也門者不信取冠服示之始釋其縛公亦不怒邑令盛設酒饌邀公辭之竟赴隣翁飯或怪之公曰鄰翁貧治具不若邑令之易且官府吾可輕入其門耶蓋公平日未嘗有私謁

至人有私事干者輒遜謝之曰吾不能爾其他事大率如此此此葢可以見公之為人也故書以繫之

陳直夫墓銘 李東陽

吾友陳君直夫舉進士拜南京貴州道監察御史三年丁外艱服闋改陜西道又三年丁内艱再改河南道皆在南京遷江西按察司僉事二年致仕歸十餘年南京兵部尚書張公悅薦其志行可大用乃起為福建僉事督理屯田又二年復乞致仕時倪文毅公為吏部尚書

特擢為河南副使都御史林君俊舉以自代不果又再乞致仕廵撫都御史孫君需請留之廵按諸御史交薦之又二年竟致仕去君子觀其進退之際可以知其人矣直夫鯁介寡合雖生長都會而有山林性氣不能與物湛浮遇節義廉潔士傾心嚮慕稍不合輒蹙頞而起若將浼乎其身家素窶奉親養志常俸外一無所取居喪非義賻輒辭弗受屏居舊鄉去府治遠足不至公室人以請託至必峻却之久亦無復至者惟事兩兄嫁其

女撫妻之孤弟建祠堂以合族他無所好非所當赴雖故舊強之不屈也其涖官政務公與慎在南臺力操風紀嘗上疏請止中官取花木抹言事之不得其職者在江西持法甚謹在福建清屯田在河南賑饑民皆悉心綜治不苟應故事顧其所拂意者恒多雖黽勉就職而志常在退其去也蓋有遺用焉若其經業精貫博涉史籍使得當督學之任必大有興作世之用違其才每如此是豈獨為直夫歎哉然直夫之自處則可謂不失也

已直夫諱壯自號古迂浙之山陰人祖諱珪坐累戍交趾内徙京衛考諱簡贈文林郎監察御史妣徐氏封太孺人子三曰欽鏊鍙女三長適周禔次適趙文學次許嫁祁鋼孫亦三曰沆瀣瀿女孫四長許嫁施綽直夫生正統丁巳其舉進士以天順甲申卒以弘治甲子十一月十三日乙丑某月某日葬黄龍尖山之原予與直夫同京庠又同甲第雅相知厚予久叨仕籍直夫每致書札無一褒譽語至相稱謂雖老必以字未嘗效時俗舉

爵號故于銘直夫亦以字庶以為其子終治命云銘曰

抗世孤立不西以東孰德之恒以與始終衆閧而囂我若弗聰行我者天藏我在躬縱不大施弗喪厥衷吁嗟直夫其古人之風乎

郭君墓表 李東陽

成化乙未春二月壬午兵部武選員外郎郭君卒戸部郎中李君漢章君知已也狀君行以授其子仁俾乞予表墓仁既歸以其年四月丁酉葬君城武杜村先墓北

復走京師來徵文而李君為速予日不置予既哀仁之
孤又感于李君交友之誼乃為之辭曰君諱璽字文瑞
姓郭氏究之武城人譜逸不可考由君以上得三世曰
曾祖諱彥禮祖諱昇父諱浩贈承德郎兵部武庫主事
嫡母劉母賈皆贈安人君少失怙養母甚孝事諸兄謹
與人不易合負意氣勤學問學成舉天順甲申進士奉
詔入翰林為庶吉士拜工部營繕主事風岸卓卓監局
諸工掾多出入曹省無所憚至相與抗禮君方坐治事

有譟于側者君執而笞之其人有所愬中君以法竟下詔獄坐貶人皆危君君固自若也成化丁亥丁賈安人憂去庚寅改兵部武庫主事會武選員外郎闕吏部謂非彊有力者弗任乃擢補君君家無私謁曹事有不能决者往往以一言定之人服其能甲午君得疾冬益劇乃上疏乞歸命未下而卒年四十有一配劉封安人生二子仁仕側室崔生一子儒卒之日家無餘貲鬻舍償券而後返葬自公卿而下知君者皆嗟悼不置云夫材

與氣二者恒相為用然論士者必先氣而後材故雖有庖丁之刃郢人之斤茍非其氣足以蓋物未必不歛手縮臂趦趄而自失其固不能者弗論也郭君平居論洶洶無諂辭倭色居官未嘗阿意所事其所奮激雖横罹刑罰不少挫故臨事處職皆能有以自遂其勝于脂韋耎脆視人之顔色以為進退者亦遠矣使天假之年君又充拓之不暇其所建立固可限哉初君居翰林而志在曹署既得劇地乃日以益顯向使君局文章又蚤死

豈得遽以自見稱良吏若是籍籍也嗚呼予固歎夫宅材者苟處非其職鮮有能盡其用者也夫既具材負氣且得官以為用而又不得盡以死士之用于世亦甚難矣哉初予與同為庶吉士者十有八人其既者河南杜大勉大興王器之及君為三人大勉在翰林輙病歸卒於家予知弗能詳大抵朴厚士也器之予同學生其人篤厚和易而中介介有分别勃然嚮于義拜南京户部主事卒于官昔王荆公表征處士墓及其友二人況三

君者皆同仕有名籍誠不宜使没没故予因郭君附論之君而有知其不以予言為然者吾弗信也

韓蓮峰墓碑　王九思

黄河太華之間有賢大夫蓮峰先生卒其子儀封知縣邦彦浙江僉事邦奇工部員外郎邦靖國子監生邦翊卜塟朝邑南陽洪之原而太史吕子纂述令德播為嘉銘納諸玄室矣惟是墓道之碑有闕無以崇親表賢別貴賤之等而詒來裔示後世于是謀之九思九思少時

習聞我先君言言先生才氣古豪傑萬以過也弘治中幸
謁拜京師而先生往時教授華山下而受經之徒尊而仰
之也是故稱蓮峯先生云先生諱紹宗字裕後同州朝邑
人也葢姓韓氏先生生未晬而孤三歲而有智八歲行墮
洛河氷下一巨力挾之出無恙十歲讀書日記千言益受尚
書武清令倫所武清令倫者先生之叔父也精通尚書以
此盡傳其秘十六而為學官弟子副使伍公見其文奇甚
愛之呼之曰韓生當此之時故三秦士無不推韓先生者

本副使伍公延譽之力也二十三舉鄉試試進士乃不中而歸乃就華山雲臺觀授經三年士遠近至者益門下多文武之才而又浮渭而西登畢郢上郃城覽終南太白之勝又西至岐山之陽陳倉之口所至士多從之遊而文日益壯蓋二十七而舉進士云進士授刑部山東司主事五年而遷四川員外郎其年再遷郎中復山東司而雲南廣東二司省事劇甚部尚書特委攝焉然又或攝他司而終始刑部凡九年其所聽斷平反者甚多益數十百事不盡書

書其大者都指揮王章者之守備真定也益横甚虎而冠者也巡按御史柯忠劾奏章章亦誣奏御史郎中往勘而章恃其有内倖出謁道上執賓主之禮郎中怒鞭之道上三十遂按其罪免官當是時真定知府者亦有内倖而入謁甚倨郎中微持其陰事乃復長跪謝無狀死罪幸使君寛之不可竟奏抵于法太監石岩者鎮守大同而都御史許進為巡撫惡之兩家相訐奏奏下給事中御史同郎中往勘往勘而岩罪有端而許公無何給事中御史以為

亦宜徼入許公以塞口郎中曰天乎乃有枉人罪而避已禍者固不肯獄成岂深疾之舍給事中御史不奏奏郎中言郎中黨都御史罪我于是天子震怒逮繫郎中而遣他官往勘則許公左遷矣郎中竟亦無罪當是時安遠侯者好結客客與遊者皆貴近用事有氣力者侯與都御史某者不相中具奏北闕下郎中按問而侯贓以鉅萬身所殺傷數十人奏請抵法天子不可如是者三而是時彭公韶為尚書曰郎中力窮矣乃自具奏以唐事

為比語在墓誌語中然不竟罪侯者諸客之力也其後京師有一僧善太監梁昉而稱曰門僧一日某伯者出而僧正衝其前導撻僧僧倚梁昉奏伯繫獄而自從昉匿不出也郎中追出之抵罰而京師為之語曰伯繫獄僧入窟掘迯僧韓郎中頃之又有獎舉人者事獎舉人葢壽寧侯之門下客也壽寧侯貴振天下而其人負勢以逞謂無奈我何葢勳戚貴臣一切奏狀皆出其手然駕空亡事實至是奏下郎中郎中具知而詰其主奏者

勲臣曰誰能為此奏乃具以實對曰樊舉人為此奏于是攝樊舉人是時樊舉人匿壽寧侯所甚深乃百計出之出之而下獄數日矣乃郎中一旦出門見地上一卷書取視之則備書樊舉人罪狀宜必置之死不死不可郎中笑曰此樊舉人所自為書也詰之果服同寮咸謂此畏笞誣服耳何乃自為此郎中呼樊舉人出使背誦其書背誦不訛一字同寮驚問曰何乃自為此對曰韓公非可摇動以勢嶄生則必死今言死者左計也真生

我耳郎中曰不然若罪不至死于是發戍遼東云而壽寧侯雖心惡之然無如之何朝審囚徒中有亂義男婦者死冢宰三原王公疑其太重以問主者不能對郎中前對曰義男犯其父與生男同科有之乎冢宰曰然然則亂義男婦者獨奈何弗死也冢宰雅知郎中乃愈益重之遂欲超拜異等以風厲部署會大理寺丞缺員擬遷郎中而員外郎嘉慶者蜀人也與郎中有郄乃以他事奏使下獄而主問者御史又故為稽留以故不果遷

其後歷久乃遷為福建按察副使副使既至而都御史左遷者魏叅政子撻人市中適過見之怒攝叅政子魏叅政懼暮夜令其子亡匿歸未幾而鎮守陳太監者其舍人羣奪屠者肉市中捕獲一人而諸舍人者走匿不可得吏捕之急太監怒呼諸舍人者出數之曰此新韓副使也若等不聞之邪且若等何如魏叅政子遂送抵罪而後又有鎮守鄧太監鄧太監者無故笞一吏死吏舍人訴之按察使御史按察使御史不問至副使副使

問而太監者感具接殷勤之歡窺伺副使副使于他事則笞于死吏則或笞或不笞而笑因以困鄧既出召衛指揮至而曰往時太監笞吏死者行杖人皆若衛卒其急捕之來不即勿復見我及捕至且治而為太監謀者令行杖人赴訴御史言未嘗笞吏死又令太監多予吏舍人者金而教言吏實疾死非受笞死于是御史下按察使而太監遂無事然終以此嗛副使也其後副使代管海道捕海寇急而寇王某者覘知此隙謾為書與捕者

因誤遺太監而云韓副使受我金生我矣太監得書即以此奏副使是時都察院戴公珊為都御史知副使而署奏聞上竟亦無事知州白某者尚書之弟而受賕事覺人多不敢問問罷之又通判湯珍者嘗為吏部甚辯有口而與知縣高遷相訐奏詞連廵按清軍諸御史布按二司官而勘事者給事中郎中至而獄久不決而決于副使而湯珍高遷皆逸官罷其在福建凡七年而郡縣吏以法問罷及所聽斷平反者又甚多事不盡書亦

書其大者如此副使嘗涖福寧道而三年不代者益難其人僉事王公寅自請代之代之而神形瘁矣問下人曰我孰與韓使君下人曰無忝顧韓使君徽間暇耳僉事投筆笑曰幸甚誠如是足矣郡人聞之曰往年右布政與副使分治雙門河也而才智弗逮也慙憤病幾死乃令僉事來代副使乃又殊瘦矣其後僉事至工部侍郎終畏副使巡按御史四人者相繼論薦不次擢用吏部亦屢擬按察使皆不果尋以母喪去歸會朝覲黜陟幽

明而給事中許某者嘗以舉人授徒按察司滋爲姦利

副使聞之立叱出使去有隙乃籍鄧大監言受盜金事

劾罷副使後十餘年而黄君河清者亦閩人在吏部復

薦起副使又不果而副使之子邦奇爲吏部主事乃陟

封中憲大夫云而又餘十年正德巳卯四月二十一日

以疾卒所與識者遠邇嗟歎皆曰傷乎蓮峯先生巳矣

有流涕者其葬則是年七月十八日葢壽六十八歲先

生爲郎中時得贈其父顯如予官母張氏封太宜人而

太宜人之貞節則又嘗被旌也先生傷贈君之弗逮也
而所以事太宜人者蓋甚至太宜人病嘗失明醫藥無
所不致至不愈先生夜夜籲天為祝拜甚苦一日有醫
從外來自言我能愈請鍼之鍼之果愈已忽不見蓋神
醫云此與墮氷而神挾出者皆世俗耳目不聞覩甚怪
異希有之事縉紳學士亦往往所不道然先生之直節
正氣動天地昭日月格鬼神固宜有之乃不幸而為人
所讒沮擯斥老岩石死不究其用斯固列夫志士所為

痛心而搤腕焉其子僉事員外郎又皆以直㢑銘曰

韓以國氏肇自叔虞其來徐徐馮翊是居於維遐哉髯公

三子罹世知燉二叔辟地伯氏捷止伯有曾孫桓桓其

武翺翔于元金牌萬户於維休哉萬九之裔五世知

名贈君倜儻莫我敢陵八齡剖缶豁虎辟鋒竭力所

天輸儲于公於維烈哉贈君遄謝其澤孔覃忠孝之

委先生是堪先生峩峩萬夫之望孰構爾讒以蹶爾行

爾後奕奕既熾而昌於維丕哉太華以北在河之㬉鬱

為茂林先生之阡於維人斯尚式旃哉

彭君墓表　羅玘

弘治十四年冬十一月十有八日江西提舉副使邵君屬饒守李君貳守鮑君介何生徐生走南城抵予室命表故監察御史彭君之墓且曰君里世他行葬所歲日月有編修程正之誌銘在惟君貞臣臣行首貞願表于其墓告來者為饒士世勸予既泣泣已思邵為戶部時常別白時之忠佞若涇渭然至君則曰此所謂渭也至

其指為涇者則又若仇敵不少貸今兹果然既又思君平時言笑嘻嘻劇飲歌呼遇人無爾汝見其肺肝無留畛域坦坦夷夷人或易之予獨曰是非其性要有緼藉耳成化末同舉進士日益追逐相唯諾見時有附閹貴騶至要樞者有苞苴徑内降補官者謂曰是不可鉗之于市邪至雜他流則竟日寂無所指斥者予於是益覘君弘治改元之明年擢河南道監察御史廵京城之内外暨近畿横亘數百里連敵營也歲朔風塵起敵騎彎

弓掠人道上事洩索急則扳戚里閹奴為援匿優伶家為恒君每得其機牙發之竒中人驚為神始改觀悚息用鷹出廵淛之鹽法予時奔先君之喪過之淛之人曰是御史公商寵其兩德之又曰是御史不可干以私六貴人助富人奪人妻弗能得予喜曰是將斬然矣予免喪至闕則弘治之六年也禱祠事興上非其好也乃閹之黠譎入之自擅肴目標榜皷其幻徒日食于大官不嗛又假供養莊嚴縻耗百貨延于大農之錢方酣君時

監光祿寺事奮曰吾不能嘿嘿以茍活刻時日至于大官雖重得禍萬無恨明日疏入謂宜一切罷革儲待之費變仙釋幻惑其道左且不根語觸諱忌羣閹銜而持之遂下君錦衣獄舉朝震駭莫不服君之忠而危其禍英國張公獨首白辯君無罪宜貫諸大臣助之上意乃解然猶編管邊之隆慶衛伍在伍惟以母老羈京邸爲憂明年詔釋歸養其母吏部尚書王公建議起君行召君矣而母李孺人歿未及葬君亦歿逾年一子希龍又

歿天下莫不悲其禍之烈既又莫不惜其不及召且大用以沛其施且惟脊龍遺腹子天錫是嗣方三齡也於呼天難諶斯人事之入于無窮其不可知其穹碑大隧之加於斯有也抑榛莽之蔽狐狸之窟而或夷而為墟蹊坎實亦有也甚而陵谷之迭與為變亦有也况于玆墓乎則夫貞臣者故世倚以為重而亦其身之有不必芘歟然君之字書與夫歌詩雜著天下莫不存君之名內自六宮外曁蠻方海裔莫不聞史氏當不有遺也而

邵君又率其屬為君世世之托君其可以無憾而安於

此惟予弗任厥職亦惟曰祗服邵君之役

明文海卷四百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四百四十八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　璸

謄録舉人臣陳　煜

明文海卷四百四十八

餘姚黄宗羲編

墓文二十

名臣

龎原化墓銘 夏鍭

公諱泮字元化別號芹齋由縣學生中成化丁酉鄉試登甲辰二甲進士第簡授工科給事中稍遷刑科給事中公在諫司久而又事無不言扶理善類五沮格倖進

一斥賤異教妄術三災傷二節罷好玩二戚里一出身與中官為敵怨二凡十有六疏可考悉有頭尾每一疏入衆遨遨危公雖長貳皆以為可不必言者公自不能止若責獨在我又如論駁反活及一事聯名為副從尚多未計所幸遭遇先帝仁明間多報可即有未合亦不過詔獄一旨戊午陞福建右叅政近年大理之貳以待科道之久次者公兩擬大理丞于南京皆無成福建亦再上乃得公在閩分守漳泉興福先是福安縣庫被掠縣

官利在得盜雜捕平民二十人趣斃之公至及活者三人
摧其罪盡絀知縣丞簿既而以才力總督糧事辛酉當
入覲李布政適病死公次當行檢李篋中得銀一千四
百兩辭不取曰朝覲人事書一部足矣宋儒黄勉齋故
宅為中貴香火院公毀之改彌陀堂為彌高堂祀勉齋
壬戌補河南右布政司首華鎮守太監劉瑯及馬尚書
家私役錢銀以兩計日省三四十駕帖取洛陽牡丹蔬
請罷之司禮太監李榮索古銅鏡器物公曰物非土産

官取之民民無以應則累及冢墓卒不與甲子轉左廣西未幾思恩土官有為叛謀調發旁午及其成績公實一書諭止之乙丑用病歸御史何道亨給事中戴寶之等交章留公不顧也既歸詩酒親舊十有二年而卒則丙午十二月十九日也得年六十有七其先年襄德公之裔至隋有諱玉者仕唐為總管十三世曰正巳宋大中祥符間為天台尉遂家焉高祖伯静號石湖居士曾祖叔圭有士行洪武中辟不起祖諱瑞父諱計贈工科給

事中毋烏氏曹氏贈太孺人娶泉井蔣氏有淑行先卒贈孺人繼李氏子男一曰櫟縣學生女二俱適名家孫男二曰蓀曰護公平居坦易遇事振發斬絶不為左右顧視分所當行貪若嗜欲挈利害而趨之不可扼挽予年十七八纔少知趨向口不為常兒語常為公舉前人之言曰秦檜秉政三十年只成就得一個胡邦衡公曰吾輩耳中不可無此等論議夫言必先有之不然安望其相入如此也乃今日益驗公卒之明年櫟卜以某月

某日合葬公于縣西芝山之原手録公歴官行實請銘
墓中予不得辭公嘗評吾文曰如我所見子之文比於
韓柳氏更若理到雖推許過實要為不溥吾文也况櫟
又以為言銘固吾責也公在官手不離卷帖發為詩文
視其為人有諫垣徽垣歸田三稿寵嘉録名臣論畧若
干卷藏于家或曰前所舉十六疏者若又出姓名指列
某事以為後信可乎予曰得暢御史亨與浙江鎮守張
太監許奏一山東副使楊茂元言觸時忌幾死二刑部

郎中丁哲斷事横下詔獄三武岡知州劉遜見搆藩府四中官何文鼎言家法忤旨五咸寧伯王越嘗求再入六戒璇乘轎七濫度八燒丹禁中九京師天水十陝西旱乾十一内監請備元宵燈料十二傳奉取銅鼓十三侯伯周彧張鶴齡縱奴殺人十四論置蔣琮於法十五數李廣十死十六當暢張搆訐時遣有知名巳歿大臣視事兩浙反若有助張者并出之非止以見公之難亦使居位者知謹於未死之前於乎有如公者誠不敢不

表而益著之銘曰志則難施舉世嘻嘻蹇蹇匪躬臣實以之若錮臣心山石可移虎豹食牛視其兒時所乏矯矯亦有自持公一不少氣溢殿墀惴惴小夫便汗弗支石不能言我為之詞百世而下銘公者誰

山東按察司副使李公墓誌 崔銑

公諱惟聰字自愚河南杞人也生而異狀碩首豐背厚面腰腹方濶身長七尺力舉千觔望之屹然躍馬擊劍儇捷如俠士性質氣猛趍義若奔甘淡服勤避汚如不

及少習朱氏詩夜誦畢則入室空習劍懸枕作壘爲攻
擊之狀讀古兵法有妙悟成化己酉舉于鄉後屢上春
官或獨行無僕荷杖跨驢惡少駭散丙午選邳州知州
河潴荒田公相地勢之宜走潦開渠抽棘辟畝歲入倍
常流民復業蝗不至境上官驗而稱之弘治壬子河決
廣陵治河大夫劉忠宣取公供事河久未塞公忽悟卷
埽法蓋先於岸上作臺後密置丸木於下背環繫索臺
上作埽堅築之長七十丈高二丈乃抽木下埽於水其

激流則并下二埽又以草束土容其隙河遂東注不溢作堤延袤六百里公以四十日成均分合工毋敢買佚奏功晉工部都水郎中改繕部采木湖南庚申北兵大入侵大同兵敗死晉公山西按察副使大同兵備公比五閱精十抽一扳制兵長短互用馬步錯行因藝執器不强未能挑牌防矢戰車立藩晝則治武夜則固壘旗鼓號令聽聞相辨自率三千與同辛苦又修邊城續斷剗複外曰大邊内曰小邊皆十里一墩中含小墩或三

大墩守兵五十人小亦得半由是士躍馬騰烽燧不舉
又三年改山東副使管遼陽屯田公又悉究病源掊奪
權貴皆受約束並邊廢田益市牛耕鑄鏄鉏劚給農
之弗能自具者丁壯興厲歲益田若干頃造册送府恐
防射没皆公自畫疆界手筭尺寸又欲倣古井田溝遂
畝澮暇則使耕作警則阻馳驟值改官不果正德丙寅
又以急命往宣府飭兵畏而不敢至公年七十致仕杞
人陳子乙曰公之善兵備也有四德焉誠使人樂死也義

使人生勇也明斷使人不貳也清儉使人息競也公好農居常出入阡陌時力美稼仕則舉而施之不治貴觀不務苟成懇懇截截既竭聿績悉闡人之毒民每劫漁取治河時李興列其名受上賞固求削之在遼東抑沮朱秀乃賄逆瑾矯命下詔獄罰五百粟輸大同公之子倬暨其三弟俱從公出戰編行伍間倬以勇力好義上官令督盜河南擒獲竒畧可載之史倬之壓舉進士淳實能文將大李氏之績而藴者詞曰唐士三足宣國宏

猶惟食惟兵惟才則修修食伊何服功畎畆蓑漑既時獲積孔阜修兵伊何飭度于戎欲勇可賈惟餼是充毅毅先生生我南杞經畧夙成章句寔鄙治經獻策際我明良載矛伏劍克彼陸梁辟田種秔隄障陂藪濊濊者惠尚傳民口引長接短肅隊踈行翼翼者律何戰不臧於維李公厥才孔有為國長城為民慈母拂衣歸來彈鋏長歌河濱釣石塞上干戈土墻及肩糲餐入口試吐厥奇塡兹宇宙銑也先公及公同升惟公雄名聞自過

庭銑晚入朝公孫作友文兹玄石期垂永久

田汝耔志　崔銑

君諱汝耔字勤父汴之祥符人弘治戊午年二十有一與予同舉遂業太學勤父博聞善辭又飭操檢三原馬伯循稱之曰見人之有技而不驚規人之過而温乙丑又同舉進士已以外艱歸服除授行人選中給事中是時劉瑾竊政瑾誅閹嗣其所行朝紀𦘕紊官惟附權潤巳勤父挺立其間絶請謁攻詞賦予既交舊而雅好何舍

人仲默每過予兩人浮白吟詩慨時自憤曰引裾請劒者固丈夫許國爾顧事不當其會而情不中其欵殺身無益董主之暴嗟乎嗟乎迹與心違命與世左是以西山餓夫夫也然勤父遇事斤斤自信敢斷决直端揆虛位爭進者類禦徒然勤父上疏言當用大臣以忠諫去位如韓文等遭旨斥然不褫職又劾武帥時源恃功淫縱遷江西提學僉事江西雖號文邦士習譎恣尚請託提學官校試列第不合素所評輙吹譟徑去善宦者先

陰訪衆議叅以令試者列名下之勤父惟據試文勤父雅好秦漢諸家書刻行史記往以舉業譽者勤父病其篤置下列又遵勅諭賢知府伍文定同知曹琥四人及教官十二人及退居御史宋景及逸士某俱上疏薦又劾知縣及教官不職者十餘人憲臣及僚惡其侵官乃共升謗當考官時南臺劾之調山西方謗起共欲擠入不測之淵然止言其乖方他無可摘者古所謂因貶見褒者歟自山西遷湖廣副使皆理獄清屯田修水利摧便

儲事靡不飭前後乞休者三乃得請時四十五年既還汴力田養母杜門讀書誦聲琅琅聞戶外病六經庸學傳注紛如靡統字稱句品思纂輯成一家言僅畢周易而已詩暨古文集若干卷勤父之生母魏氏兩娶俱陶氏女子一人惟屏女適李萃叟徐夢鶴前陶一女適和顏葬以丙申三月八日勤父受行人在正德戊辰選給事中在巳巳治刑科遷江西在癸酉十有一月調山西在丁丑二月遷湖廣在巳卯閱四歲歸嘉靖癸巳三月

二日辛維勤父閑居維十有二年銘曰潔行而剛攻辭而章枘鑿戾只揆義奚坊彼精斯稗一槩而量返服水南樂此洋洋伊誰進賢休以君襄歲云趣矣孰訊彼蒼維壽弗長維聞卬卬維河湯湯維文之昌

中憲大夫陜西行太僕寺少卿趙公墓誌

銘　趙貞吉

公諱某字中甫世居嘉州之犍為縣高祖永永生陽衢陽衢生俊俊生贈廣南府知府諱天禄公之父也妣贈

恭人郭氏公生而奇貌少未知書間至江上部使者甚愛幸載去勸力學受春秋名家正德丁卯薦於鄉庚辰謁選領耀州嘉靖乙酉以能調乾州破賊以憂去服起補商州辛卯入南中清大理戎事乙未付公儂沙地居儂沙七年地得復稱廣南府完入職方不毀棄使者考上不已以壬寅三月年六十七卒于官距乾州破賊凡十九年于是公之子正學入主文選事皆班班稱說公事矣而公適卒初乾賊樊紳為省中小掾有反相藩伯

誤禮異之民漸指目紳紳稍以術聳衆久迺割布書約法以號窺隱占宮搖蕩遠近斬竿刻期出死力者無算前守悖慮死計免去公至密令詗者餋乞兒數十刺賊内備審較外佯示不理乙酉九月難作公誓衆登城按籍傳定旗幟器械甲士俄頃就列無譁者密刖布賊内偵者五十人賊初不虞州之衆整也又見刖者大沮城上矢石雨下賊殊死不能近退保楊千村疑幟四起發伏城中鼓譟蹂之賊大敗走卒擒紳散其黨收賊之燼

撲之不以煩於人監司掠功廼棄去不䢴頊之又撫定廣南矣廣南地接交趾宋狄青殺儂智高故處儂遠孽入國初遂為土酋自分割居之知府𨸏視不敢入公受命慨然曰烏有為天子土官寄命他地而可者固求入是時有司按兵待討儂氏之亂皆危公行入即諭見亂首儂仕獬及獬孫承恩留數日盡得其情拘讒人跛西對衆杖殺之曰吾今日除汝家禍本復汝祖孫矣急解劒平壘謝過有司無煩大兵儂酋驚懼服公神泣謝不

再教罷廣南兵廣南人稽顙留公公曰數百年無廣南知府視篆事今露宿草昧奈何留我諸酋率伐木運石立署求居公公雅意欲留居耳乘快當之傍無了僮夷人爭聚來居居朞年板屋鱗次公漸儲貯築鑿出太祖條約摩諸夷漸揉抹之收豪勁厮隸近之取其子弟束其髮耳以書語四年得編户四十八里土酋利公鎮土舍人利公約其長夷人利公在無横罹討罰與俱焚也蓋七年而度務畢興還國初舊物公在廣南初助破龍的

再擒儂寬威震恩懷居至五年天子嘉其勞誥贈其父
母及其配交趾受成例賜白金文綺某少試藝即知稱
説公乾州事聞公荷甲七日白衷單皆赭心竊悲壯公及
仕于朝稍稍談説公之守廣南惜公事不煒煌著稱于今
也已而名為天子圉卿漸著稱將大用矣而公又卒公
忠勇沉深慮中機宜諸魁壘立事不止此耳狀稱公在
耀州招流民增户墾田賊循山陽不敢入其境拒勢閹
變嫁娶俗與朱裳並稱清吏商州故有礦賊鋒銳甚當

事避之公初至集民兵斷其餉道先馳以聲賊焚廬帳急走避養老訓士鋤豪如耀之操二州獲芝十數本麥禾雙穗者無數虎傷人公文檄之虎自售死蝗鼠雷雨死異矣入大理封黜蒼山還軍官冒破數萬金提去就與撫廵官爭大義袰樂入蠻鄉勘獄揮金而獄决蠻獄最纏結者聽公言皆泣下輸情去則祀公公以忠信試素矣不獨入廣南也公居則孝友廉恤士行卓然出則喜奇節而終其身遇皆盤錯嗚呼士得其一節足以自

樹況其多若是乎狀作于成都劉諫議大直劉君與予皆喜談述公事云公配江氏封恭人生五子長正吉國子生次正言次即正學敦道而經世次正心學生次正庚正言早卒長女適安元甫次適車純季聘徐祉孫男五人孫女四人卜以卒之年十二月庚寅葬金華山陽從先兆也初公與安磐徐文華程啟充宿進張鵬相望號嘉州名士故婿其肖好以終老銘曰嗚呼監罔不躬予言靡同公流無窮

中順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丘公神道碑 趙貞吉

僉都御史集齋丘公以巡撫四川調江西辭代歸卒三十年矣初公之嗣維禎持孫太史陞之作狀求張大司馬公經之墓誌銘而遵嚴王先生慎中為之傳以襄公事矣已而禎没其弟維栻代祀事栻當公没時甚幼復以文光於前人今年類公之藁數十卷載三先生之文作長牘道往事介於方伯象川林公以抵予畧曰卞凡

所以不朽先子者三先生之文也而三先生之文皆以翁為質焉翁歷試久又嘗坐政事收用天下才望應知人才之難而立事者之不易也先子之事殆未肯以久而忘耶敢借寵於林君而徼幸於翁之門倘得神道碑成以卒亡兄業而妥先子靈於無窮豈止孤兒之幸將丘之孫子百世皆賴焉予初讀為之哽咽嘆曰噫集齋有子矣初公之入蜀也予以謁告家居聞公單車御兩僕至境上一僕索一小吏脯炙食之即朴殺僕而焚棄

之于時澄清之氣揺動岷嶓群吏墨者解綬去隨者振衣彈冠新耳目以待之公至日臺中積案充棟公命吏日持牛腰大數十束晲立而批駁之官吏軍伍之利害民情土俗之隱伏竇穴之翕闢齟齬之鴟縮狐藏兎狡神狙鬼伏皆滅跡刮影雹掃而霆擊之無與遺類數月而庭無留牘三川之外江瀘嶓僰硐砦筲竹之民疾痛苦樂皆在鏡中況近容乎笠豕攘鴿之盜捋鬚弄筋之戲皆得其地所名姓記之而況于大猾乎閶與大吏議

獄事必舉其初辭末貼中証旁縱之迹縷縷如親為之于是直指奪氣而提刑避影官民畏公如張忠定之初震疊也愛公如武侯之老撫綏也予起家過成都與談信宿服其練達而諸不悅公者亦具見也無何調江西而論者隨至有問予蜀事予曰丘公舉劾數一二耳非難知者行當白矣事白而公卒矣栻謂予為質即是時也語具志狀中遵嚴王子傳曰公器識博達憂時亹亹若不早逝則林見素胡靜菴彭幸菴之流也予亦以為

然或謂江西之調實奪公蜀也夫省大使人不疑也所代賢俾公不自疑也獵人藏網之法也論者隨至摇兒齒也縱犬法也三縱則懸獲而歸矣故知江西非公居也公烏能為諸先達之勸乎予曰時之利鈍何可論公予獨重公之本立也公事父孝友于兄弟敬于妻子周恤于親友其行如此為御史劾近倖戚畹與議禮之臣不附炙手之勢而憂失散之才口誦心維無時不在於南徼西陲之外瘴煙蠻雨之中也其節如此固知世尠有

不立行於家而能著節於朝者公幼穎異十五蜚聲州郡為先達所重二十舉鄉二十五為令有異政殆獨授之致生有自來者與成此恢廓豈偶然哉或謂蜀之治太猛夫捨墮極之罪而譏振奇之勞豈非助賊之攻乎傳曰執未究之意以訾偏持不終之政以譏猛是俾子產仲尼之獲罪於當年也公之論於是定矣詩以詠之俾拭歌以祝公曰宋有人傑張復之才術可拔雲中梯重趼所歷優于施西蜀多火疇救之公三來沃清冷池

梁岷高高名在斯丘公後興五百期天子命保蜀之釐單車御僕九折馳寫書友人令其知行當俎豆張君祠張君救火公治堤蟻宅蚓竅無留疵手握踈鑿堅縻剖導江排倒天風披孰謂烹鮮理棼絲天女巧襄自憐持夜半忽改流黄機張君之功時與資公歸不來止或尼五年始信成非遲公治蜀墮未及期别公一世時易移英風錦水猶昔吹公之幼孫文已齊萬里弋取予之辭空山高製錦城碑剌桐花樹班竹枝白日照耀清江湄誰

起九原遵巖思與公論世抒餘悲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四百四十八